



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科幻场景正成为现实。图为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它能接收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资料图片)

2017 中国科幻大会在成都召开,与会专家认为——

“科幻写作”正与未来奇迹赛跑

■本报记者 钱好

日前在成都举行的2017中国科幻大会上,一边是科幻迷等待作家签售排起的长龙,另一边是海内外科幻作家与各领域专家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构成中国科幻一幕幕热闹的图景。会上发布的《2017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总值为100亿元,较前一年涨幅13.8%。中国科幻的繁荣时代,已经掀开了一角。

科技发展对科幻是压力,也是动力

在这次科幻大会的多个论坛上,刘慈欣、吴岩、董仁威、王晋康、何夕、韩松等中国科幻界的知名作家,与加拿大的罗伯特·索耶、美国的迈克尔·斯万维克等国际科幻界名人展开对话。随着理论不断突破、技术飞速发展,科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科技

进步成为科幻得以展开的依托,而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幻的神秘光环也在被逐一摘去,这反过来对科幻创作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红在论坛上介绍,他们团队正在研究人类在太空中长期生存所需的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人在其中生存所需的氧气、水和食物都能实现循环再生,产生的废物也能进行循环处理再利用。此前,三个人在系统中密闭生存105天的实验已经成功完成,现在4个人生存365天的进一步实验正在进行中。听起来非常“科幻”的场景,已经成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对此,刘慈欣感慨:“科幻小说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当小说里面的奇迹变成现实的时候,它就变得平淡无奇了。”他指出,科幻的故事资源是从科学技术中挖掘出来的。但与此同时,作为科幻最大魅力之一的神秘感,也在科技的突飞猛进中,随着一个个科幻预言的实现而被消除。半个世纪前,科幻电影《2001

太空漫游》中令人惊异的即时视频通讯、人机对话,在今天一个孩子就能用手机轻易操作。“所以说,我们作为科幻作家的责任,就是在目睹奇迹变成平淡无奇的现实之前,把它写出来。”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发展太快,让不少科幻作家觉得“时间紧迫”,“再不出来可能就成为现实了。”

中国科幻产业增长明显,未来有巨大上升空间

这次中国科幻大会发布了《2017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总值为1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涨幅13.8%。其中国内科幻阅读市场总产值13.2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约6%,新出版科幻图书250种,较上年增长11%。全年院线科幻电影市场总票房为76.4亿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国产科幻电影票房有35亿元。科幻网剧共16部,总点击量56亿,用户付费接近10亿

元,较上年有接近50%的涨幅。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分析指出,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科幻产业目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国产科幻电影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科幻游戏、动漫、主题公园多数还处在前期布局阶段,预计获得收益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说,科幻产业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领域,未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增长。

中国科幻大会是我国科幻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会议,去年首次在北京举办,旨在激发中国科普科幻创作潜力,推动科普科幻产业发展,为科普科幻相关作者、专家、媒体、影视、产业和读者提供了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本届大会不仅有传统的国际科幻峰会、科幻系列专题会议等学术研讨活动,而且首次设立了中国科幻创投会,由科幻影视、游戏等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路演,相关投资人、电影导演、制片等对项目进行评估建议。

“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大奖得主江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的高速发展,让科幻驶入繁荣时代

■本报记者 钱好

“我一直认为,科幻的走向,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上周末,江波捧得第28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大奖。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经济、科学等方方面面的欣欣向荣,一定会把中国科幻带入一个繁荣时代。”

《银河之心》九年磨一剑,被誉为“中国版星球大战”

“银河奖”设立于1986年,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项。今年,银河奖最具分量的奖项“最佳长篇小说奖”由江波的《银河之心Ⅲ·逐影追光》摘得。《逐影追光》是《银河之心》三部曲的终篇,以浩瀚的宇宙为舞台,讲述人类、暗黑异族、坚盾帝国等多方文明争夺银河系力量源泉“银河之心”的过程。组委会对这部作品给出的评价

是:“一部罕见的太空史诗,格局阔大壮伟,气势磅礴浩瀚,想象深远厚重,叙事强劲冷峻。”科幻作家韩松更是毫不掩饰他的赞赏:“如果把它放在美国的星云奖、雨果奖的榜单上,也是当之无愧的。”据悉,此前已有影视公司宣布将把《银河之心》搬上大荧幕,意在打造“中国版星球大战”。

江波告诉记者,除了三部长篇以外,整个“银河之心”系列还包括《湿婆之舞》等4部中短篇小说,共计100万字,写作过程长达9年。作为一名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的硕士生,他在辞职前,长期从事的是半导体的研发工作。这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是他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码出来的。他笑说自己写作是“龟速”,而在科幻小说的跑道上,这一馬拉松式的“慢跑”已经持续了15年。“我一直把科幻当做爱好,想到什么就写下来,没有太大压力,让创作保持在一个很简单纯粹的状态上。”

最有价值的科幻必定跟现实紧密相连

不少读者将《银河之心》三部曲跟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进行类比,因为两者都是太空史诗级别的硬科幻。对此,江波坦然地分析了自己创作的不足:“《银河之心》缺少《三体》那样引起广泛共鸣的现实基础。”他说,《三体》是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再进入到宏大的宇宙,而《银河之心》的情节则都在宇宙维度展开,更像是纯粹的架空小说。

为此,他正在新的系列小说中接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聚焦近来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话题。中篇《机器之道》已经在去年发表,现在长篇小说《机器之门》也已进入最后审稿阶段,将很快面世。“我认为科幻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跟前沿科技,跟人类未来的发展结合最紧密的部分。这样的作品,价值肯定会比天马行空的泛泛之作高出许多。”

时代提供了最好机遇,中国科幻产业有巨大发展空间

提及近年来的科幻热,江波认为这是中国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科幻的走向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他举例说,美国科幻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对于太空的认识和相关技术一日千里,经济蒸蒸日上,而作家、导演们也相应地在科幻作品中积极展现广阔的未来世界。而中国科幻,也正在步入这样一个“好时候”。

面对时代创造的大好机遇,他指出,目前中国科幻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的科幻作家群体还太小,保持稳定产量的总共只有二十来人,科幻作品发表的平台也仍然十分有限。“有《三体》榜样在前,我们也会尽自己努力,加油创作,这样才能够跟得上大众对科幻‘爆炸性’激增的需求。”

相关链接

《银河之心Ⅲ·逐影追光》(节选)

江波

万千颗恒星在邓迪斯眼前闪耀。可星星本身并不闪耀,那一收一放的光华,不过是气流的涌动给人造成的错觉。

炽热的氢气云正被高速抛出。中央恒星爆炸了,一颗超新星在恒星的残骸间诞生。炫丽的光华四射飞奔,数十万年之后,也许会照亮某个角落里仰望星空的另一双眼睛,成为夜空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然而在此刻的这双眼睛看来,壮阔的景象却意味着致命的危险。灼热的气流携带巨大的能量,稀疏的高能粒子汇成无穷无尽的海洋,这对拥有护盾的坚固飞船不算什么,然而对星尘舰队却是危险所在。

极端危险!

星尘舰队是流体粒子的舰队,将它称为舰队,只是因为传统习惯而已。星尘舰队拥有超过三千六百亿的流体颗粒,但没有一艘飞船。

每一个颗粒都浸没在光与热的海洋中,遭受伽马射线和高能粒子不间断的袭击。颗粒群是强大的,但每一个颗粒却是脆弱的,当超新星爆炸的急流将整个舰队吞没,每一个颗粒都直接面对无穷无尽的攻击,舰队便显得异常脆弱。

在这高能气云中,颗粒能熬过的时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所有颗粒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盐溶化在水中。

舞评

嘻哈舞剧《雾都孤儿》的当代语境

方家骏



长期以来,舞剧自视甚高,努力与流行文化划清界限。然而,来自伦敦的先锋派舞团毫不避讳将舞剧与嘻哈叠加在一起,舞团“掌门人”托尼导演带来的《雾都孤儿》让我们看到,嘻哈不只是“街头小子”的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它同样具备戏剧、文学、音乐以及舞剧所需要的一切功能,同样可以完成叙事、对话乃至直指人心的人物独白,通过富有创意的重塑,街头艺术完全可以成为有精神承载的舞台作品。

毋庸置疑,舞剧《雾都孤儿》所呈现的嘻哈风格,比古典芭蕾舞姿态要低,比现代舞更具亲和力。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具有音乐剧品格的舞剧。我以为,这一评价主要是指舞剧《雾都孤儿》在呈现方式以及语境表达上更具自由度、更顾及当代人的感受。从舞剧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艺术手段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随着大幕开启,舞台上既呈现了街舞的翻滚腾挪、自由奔放,也可以从中寻摸到古典芭蕾以及现代舞的基因;既释放出DJ音乐的尖锐刺激、重金属的震天动地,也不排斥本不属于舞蹈的语言表述。当有节奏的说话已然成为一种音乐形式,台词作为舞蹈伴奏引领肢体表达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了,而这些无不是这部舞剧的独特之处。“不设边界”让观众对于舞蹈的接受障碍消弭于无形。

嘻哈舞剧《雾都孤儿》的当代性不仅表现在对于艺术样式的“破界”姿态上,更体现于对原著进行了具有当代意识的解构。在狄更斯的原著中设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窃贼费金为首的“魔鬼阵营”,一个是以绅士、贵妇为代表的“天使阵营”,全部作品在善恶的对弈中展开,也可以说在贫富的对抗中演绎出世情百态。出自“济贫院”的孱弱男孩奥利弗则是其中被争夺的对象和无可争议的主角。然而,在托尼的舞剧改编中,完全没有给“天使阵营”任何篇幅,绅士、贵妇等形象在舞剧中彻底消失。奥利弗唯一能感受到的善意和温暖,来自于同样是贫民的南希以及费金的狱友比尔,他们是奥利弗黑暗世界里的一丝微光,善恶之争完全在贫民中展现。或许可以说,托尼把所有的情节安排在贫民区有利于嘻哈风格的展现。但是,深一步看,我们看到托尼导演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反观那个时代,

“重新思考一个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善恶不是由贫富来划分的,即使在黑暗和充满罪恶的环境里,善良始终是一簇不灭的火,存活在大多数贫民心中。托尼对狄更斯原著中种族主义立场的修正,使今天的这部舞剧生出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舞剧《雾都孤儿》的上半场命名为“费金”,下半场则定义为“奥利弗”。通过舞剧的英文剧名,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者的这种意图。作为恶势力代表的费金在上半场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大量情节围绕他而展开,甚至把奥利弗童年“济贫院”的生活经历也转移到了费金身上。导演的这种改编,目的是想让观众直观地看到,一个恶棍是怎样产生的,追根溯源地去解析人性的罪恶,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在官僚机构掌控下“济贫院”提出了强烈的控诉。更为大胆的改编是托尼彻底摒弃了狄更斯原著中的童话色彩,将结局设计为奥利弗利用他人之手杀死了费金,自己则成了窃贼团伙的继承人——没有救赎,没有善报,更没有奥利弗童话般的命运转折,处于浓雾之中的孤儿,指的既是奥利弗,也是费金,这种恶的继承和循环,使舞剧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烈。

而这一改编并非凭空杜撰,在狄更斯原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描写:作为救赎犯的费金,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将毒汁一滴一滴注入奥利弗的灵魂,要把它染黑,让它永远不再回复原色。”舞剧以此为依据进行改编,应该说没有背离原著精神,也更符合生活真实。舞剧中许多细节都来自于原作,例如那些作为“赃物”出现在舞台上的黄手绢,同样不是导演的凭空想象,它来自于原著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情节。全剧结尾,奥利弗迎着霞光举起一挂金光灿灿的怀表,则生动地诠释了狄更斯的文学意蕴:“天将破晓,第一抹模糊的色彩,与其说是白昼的诞生,不如说是黑夜的死亡。”而这样的存在于文学原著中的精神指向在以往无论是电影、戏剧、音乐剧的改编中均没有出现过。

嘻哈所呈现的语境离我们如此之近,接受起来毫不费劲,去感受其中的精神探索也并无障碍。可见,任何舞蹈技术和舞蹈风格都具有思想的本质,其表意能力则有待智者去开发。

(作者系舞评家)



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经典小说《雾都孤儿》以嘻哈风格的现代舞剧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其舞台表现力令人耳目一新。 祖忠人摄

榫卯结构,构建中国家具千年流传

■本报记者 范昕

近年来,明式家具备受关注,在拍卖场上屡创高价。然而,人们往往痴迷的是明式家具简约、雅致的外观、造型,而忽略了它们的内在。近日,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明式家具著作《画案·榫卯》引发关注。它将人们的视线牵引至明式家具内部榫卯结构的诸多细节,并且,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极致方式。

这是一本简单至极的书,也是一本复杂至极的书。260页的大开本著作,从头至尾居然只讲了明式素工画案这么一件家具。作者陆林,从事明式家具修复及经营工作30余年,他花了两年时间,以一种工匠般的精神,将这件画案的各个部件一一拆解,又以同料一比一复制,深入体会细节,挖掘其从表面难以发现的奥秘和隐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神秘结构,最终将全过程忠实记录、编印成书。在旁人看来,这是疯狂、任性的尝试。对此,陆林却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在他看来,这张画案所采用的榫卯结构在明式桌案中比较少见,对于明式家具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几年前,陆林偶然在朋友家瞥见了这件明式画案,全素,榉木身,看似平常。走近端详,尤当看到长2.09米、宽0.84米的一整块金丝楠木面板构成画案的桌面时,陆林发现了一些什么。原

来,这件画案一点也不简单,为了最大程度凸显、利用和保护这块不多见的面板,当年打造这件家具的工匠采用了一些精妙的结构方式。其中,最令陆林感到惊艳的,是画案面板与侧边框之间采用的暗平面燕尾榫卯结构,呈“八字形”结构对接连接,面板与侧边框边沿呈45度暗合,面板与边框边沿亦呈45度暗合,且下部以榫舌及槽口连接。如此暗合方式,不仅使得面板以“全覆盖面”方式呈现,且面板不易翘裂移位,在保留案面视觉整体感的同时,也保护了这块珍贵的面板。陆林认为,暗平面燕尾榫卯结构通常仅见于小件的盒盖,对于大件家具来说不多见。于是,这才有了细致入微记录这件“有性格”的明式家具的《画案·榫卯》,用结构的展示与组合,讲述传统家具的另一种观赏方式,明式家具研究的另一条路径。由此,人们得以对中国古代家具匠人的技艺窥探一二。

在明式家具趋热的当下,《画案·榫卯》一书的问世在业内人士看来饶有深意。它强烈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家具外在造型与内部结构的两相结合,方能产生绝无仅有的意境和作品。榫卯结构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演变出家具的千姿百态。在过于赞美家具造型的氛围中,人们切不可偏移、淡化甚至遗忘榫卯结构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家具流传千百年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国家具历久弥新、活力永存的灵魂。



国家天文台FAST项目团队用延时摄影拍摄的“中国天眼”看到的璀璨星空。(资料图片)